

二十一世紀評論

當代藝術：創新抑或撞騙？

按語：90年代冷戰結束不久，法國文化界就開始討論當代藝術的危機。《精神》雜誌(*Esprit*)對當代藝術的抨擊，引起了法國許多重要報刊包括《世界報》(*Le Monde*)的強烈反應，許多學者、作家和藝術家紛紛介入。他們對後現代藝術的批評又涉及到對藝術市場、文化政策和新聞媒體的批評，進而延申到對本世紀以來的藝術觀和藝術史的論爭。這場藝術大討論觸及的範圍之廣、問題之深，是近二十年來從所未有的。目前，這場辯論的直接後果是後現代藝術的突出代表安迪·沃荷的行情大跌。但是，引起思想界和學術界興趣的，則是由這場討論所引發的有關對現代性和後現代問題的更深層次的討論。

另一方面，當代藝術在中國和東亞還很時興。這當然與這一地區的發展狀況有關。藝術動向從來都是思潮變遷的晴雨表。目前在歐洲方興未艾的這場當代藝術大討論，意味着未來甚麼樣的變化呢？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關注。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有三篇文章：在法國生活多年、並活躍於歐洲戲劇界的高行健，撰文綜述參與這場討論的兩方面的看法和辯論焦點；畢加索藝術館館長克萊爾的辯駁文章，反映出當代藝術在思想上存在自相矛盾又缺乏觀眾的現實困境；在與西方情況尚有距離的台灣，吳瑪悌認為由於台灣尚缺乏當代藝術詮釋者和經濟支援，反倒希望以文化代理人為中心的體系能再茁壯一點。「景觀」欄配合這組討論，刊出司徒立與金觀濤一組通信，從藝術史和哲學角度指出：當代藝術的危機是由主體性擴張導致公共性喪失而引起的。